032.2
Y961t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山陰何光道校訂

邊塞部三

西戎總叙　車師　溫宿　龜茲　烏孫　姑墨　罽賓　脩支　康居　天竺　大秦　樓蘭　且末　烏秅　焉耆　于闐　杆彌　疎勒　大宛　難兜　烏弋山離　安息　大夏　大月氏　波斯

○西戎總叙　杜氏通典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陽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諸國大率土

323478
国立国会図書館 29.3.23

著有城郭田畜與烏孫異故皆役屬匈奴西邊日逐
王領西城賦稅取足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
屬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
陂河西行（循河曰陂史記曰陂山東道）至莎車爲南道西踰葱嶺
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
至疏勒爲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張騫開西域之迹其後霍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
邪休屠王（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令音鈴縣名）初
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
酒泉四郡據兩關焉自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
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東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
亭障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二三十年海內虛耗征和
中貳師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
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輪臺渠黎地名）渠
黎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
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田
一處有積穀募人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許田所（累重謂妻
子家屬）就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
以威西國帝深陳既往之悔乃下詔曰前有司奏欲
益人賦三十助邊用（每口取三十錢）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也）危須尉黎樓蘭六國皆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兵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壯士自載不足以竟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歸塗而尚苦乏食不終師旅之事）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衆（厮留言是前後離列不相及逮）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乞若馬（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乞若猶言乞汝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

不還故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乃者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皆言祥善周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理星占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得也（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今謀卦兆皆反繆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掠虜盡離散（言死及被虜掠並自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隧依深險之處開行道）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

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今邊寒未正闌出不禁鄣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辛苦而烽火亦上集不得（爲邊寒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鄣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困敝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既不上文書所以當）請不知至有降者來及生口或（虜時得匈奴之人言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昭帝時乃用桑弘羊前議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求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置自吉置矣由此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鞮枝莎車之地（胥鞮居言反枝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都護理烏壘城去陽關三千七百四十里與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理焉至元帝復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戊己中央鎮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四方又開渠播種以
爲獻勝故稱戊己焉哀平間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
凡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
夏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
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戈之屬皆以絕遠不
在數中其來貢獻則與相報不督錄總領也至王莽
時四邊擾亂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前往西域
有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從玉門關出經婼羌上而
又轉西越葱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
西出發都護并迴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北
邊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
門關西北出經橫垠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皆到
車師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新
道後漢永平中匈奴乃脇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
晝閉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吾盧地置宜禾都尉
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
復通焉明年始復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
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章帝不
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
護罷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
于闐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初實憲大破匈奴因遣副

32347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使尉闓盤捕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代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及班被徵以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

尚至數年安帝初西域背叛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由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燉煌太守曹宗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鎮撫而已其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以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高祖窘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爲久長之計命遣武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庭遂開西河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

是以單于孤特寓跡遠藏由此觀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向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亟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埶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絕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爲燉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太后又召班超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開通西域諸論

匈奴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積穀必害我國不可不爭也遣騎來擊吉吉將田士卒保車師城匈奴圍城數日乃解吉上書車師去渠梨千餘里間以山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梨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於是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人令居渠梨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宜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龜茲　杜氏通典

龜茲一曰丘茲又曰屈茨漢時通焉王理延城都白山之南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百里隋西域圖云白山一名阿耨山常有火及煙即是出硇砂之處東去長安七千五百里戶七千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俗有城郭東至都護理所烏壘城四百里烏壘戶百十與都護同理其南三百里至渠黎渠黎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昭帝田輪臺以渠黎地皆相連也

○焉耆 杜氏通典

焉耆漢時通焉王理員渠城 員于君反在白山之南七十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西南至都護理所四百里南去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鹽澇葦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回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後漢明帝永平末有戶萬五千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至和帝元光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之殺其王超乃立焉耆佐侯元孟爲王至安帝時西域背叛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之

○于闐 杜氏通典

于闐漢時通焉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

七百里戶三萬二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東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西通皮山國四百里去東朱俱波國千里西北至踈勒國千五百里其國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踈勒杜氏通典

踈勒漢時通焉王理踈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千五百都白山南百餘里東至都尉理所二千二百里南有河西帶葱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所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撥汗國撥汗一名判汗千里

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南去汝南五六百里去朱俱波八九百里隋史云東北去疏勒千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在于闐國北千五百里耿恭爲戊己校尉屯車師後黃金滿城爲匈奴所攻恭引衆入踈勒城中乏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服向井拜拔刀刺山飛泉湧出賊遂退

○烏孫杜氏通典

烏孫漢時通焉大昆彌理赤谷城烏孫於西域諸戎人青眼青髭髮狀類獼猴者本其形最異今之胡種也其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三萬東至都護理所千七百里西至康居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內地五千里東與烏桓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
城障諸國接本塞地也　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
共在燉煌間今烏孫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
以公主以制匈奴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於
是使獻馬願尚公主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
公主以妻馬公主別理宮室而居歲時一再與昆莫
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
以述意天子聞而憐之　昆莫死孫岑陬立岑陬者
官號也名軍須靡公主死漢復以楚王代之孫解憂
爲公主妻之　岑陬死季父子翁歸靡立號曰肥王

復尚解憂公主宣帝初公主及昆彌翁歸靡上書言
匈奴連歲侵擊欲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
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本始三年漢發十五萬
騎五將軍分道並出遣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昆
彌將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蠡王庭（谷音鹿蠡音黎）
獲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　宣帝時都護
鄭吉請分烏孫爲大昆彌後段會宗爲都護時烏孫
兵聞驛騎上書願發城障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
大將軍王鳳及白賽議數日不決上召陳湯問對曰
臣以爲此必無可憂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刃朴鈍艾努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敵今烏孫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發城障燉煌歷時而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烏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至言已解會宗招還亡畔安定

○姑墨（杜氏通典）

姑墨漢時通焉王理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三千五百東至都護理所千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界接烏孫

○溫宿（杜氏通典）

溫宿漢時通焉王理溫宿城（今京兆府體泉縣北有名山溫宿嶺者本因漢時溫宿國人令居此守牧因名）去長安八千三百餘里戶二千二百東至都護理所二千三百餘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餘里

○烏秅（杜氏通典）

烏秅漢時通焉王理烏秅城去長安萬里戶五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九百北與子合浦黎西與難兜接

○難兜（杜氏通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難兜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一百里戶五千東北至都
護理所二千八百里西南至罽賓三百里南與婼羌
北與休屠西與大月氏接

○大宛 杜氏通典

大宛漢時通焉王理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
里戶萬東至都護理所四千里北至康居千闐城千
五百里西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
氏接多善馬汗血其言先天馬子 大宛國中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玉色母馬置其下與牝生駒皆汗血因號爲天馬子始張騫爲武帝言之帝遣使者持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

兵不能至遂殺漢使於是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爲貳
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郁城
不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
帝怒其不尅使遮玉門不許入貳師因留屯燉煌又
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焉牛十萬馬三萬
匹驢橐駝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
延休屠 今武威張掖郡界 以衛酒泉貳師至宛宛人斬王無
寡首獻焉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
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爲王約歲獻馬二匹遂採蒲
萄苜蓿種而歸 案大宛以蒲萄爲酒馬嗜苜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莎車 杜氏通典

莎車漢時通焉理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里戶二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西去疎勒五百里西南至蒲黎七百里　宣帝時莎車王呼屠徵殺漢使者約諸國叛漢會衛候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似龍）帝甚悅下議封奉世少府蕭望之以奉世擅制發諸國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遂

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受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　元帝時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叛而奉世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冊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暈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制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則奉世多於邊境居安慮危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願下有司議帝以先帝時不復錄　後漢建武中丁鬮王廣德攻汝南太守賢子不居微立殺之匈奴聞廣德滅汝南將賢子不居微立爲王章帝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破之由是遂降

○匈奴　杜氏通典

匈奴在懸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脩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千八百里東至烏耗國二千二百里東北至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　自漢武帝以絕遠兵不至雖遣使貢獻屢殺漢使至成帝時又遣使者奉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匹快其求者爲壤北而爲寇也此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陸若類反今懸度之阨非匈奴所能越也其響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障城障絕諸國也諸國總謂西國也　今遣使皆行賈賤人欲通貨而買以朝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懸度恐其失實見欺遣使送客者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漢屬之國四五言經略不屬漢凡四國五國　斥候士百

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廩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强漢之節倭山谷之間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損曠野而不反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熟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吸道嶮者凡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持繩索以相引二十餘里乃到懸度險阻危阨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賤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於是

鳳白從欽言

○條支 杜氏通典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在山之上週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 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亦有三歲者英聞而止

○安息 杜氏通典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兠城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

六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
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

○大夏 杜氏通典

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
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
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善賈
而

○大月氏 杜氏通典

大月氏漢時通焉理藍市城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
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

康居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
長史所居六千五百里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
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特強輕匈奴本居嬀水祁
連閒至昌蒲類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
其頭爲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
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
氏

○康居 杜氏通典

康居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鄰
接王理樂越匿地甲蘭城亦居蘇薤城去長安萬二

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五千五百里 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本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不通而敦煌酒泉小郡及道南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天竺 杜氏通典

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身毒國 初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陁或云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太月氏東南與

月氏 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隣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接四天竺據四天竺之間國並有王漢時又有損毒國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去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故塞種也顏師古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則天竺塞種即釋種蓋語音有輕重

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 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奈國亦名波羅國奈斯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奈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則便困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

亦等於人亦天竺屬國都臨恒河一名迦毗黎河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

○大泰杜氏通典

大泰一名犁靬一云前漢時後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精爲柱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泰或云本中國人也

○波斯杜氏通典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速渴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隋史云蘇藺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古阿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胡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

論漢班固西戎論曰孝武之代圖利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自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因文景玄默養民五代天下殷富財力

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
蒟(音矩)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
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
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白金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
畜人力屈財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至於末年遂
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
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
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
內也書云西戎即序(禹貢之辭序次也)禹就而序之非其上
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

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
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
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
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
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
置質願請都護聖人遠鑑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
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
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魏徵西戎論曰自
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
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以利劒投驅萬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煬帝規模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郡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益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繼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彊盛亦很狠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也

唐類函卷二百十八

邊塞部四

北狄總叙　南劒奴　明東吳倫安期彙纂

北狄總叙　杜氏通典　明山陰何光遠校訂

○北狄總叙杜氏通典

北狄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語鴃易無別也說文云狄本犬種故從犬

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爲約束然各有分地

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獫狁懿王時德衰侵暴及涇陽人

被其苦至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爲中興

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至滑境侵盜尤甚管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圁洛之間（今洛之上郡銀川之地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烏桓之先也後爲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何注山一名西圁山在今鷹門）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郡）泊于戰國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

胡却地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爲塞（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曰北匈奴以索駝白玉爲獻當時猶微也）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爲敵國圁漢高帝於白登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後大入蕭關燒回中宮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鼂錯說召入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爲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剋自爾侵盜

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關河西置酒泉等郡隔絕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爲五單于呼韓邪南和近塞朝漢爲藩臣郅支奔康居侵烏孫殺其王及王太子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邊備寨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善于復大冦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幾兵屯戍議滿三十萬人道路供億費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飢疫

死耗分爲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款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稷減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爲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爲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策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爲曹公所滅自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漠北

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壇石槐之種
魏文帝時爲小種鮮卑軻比能破滅比能明帝以後
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
跨有中州焉嚅嚅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
太武神靡中强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
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爲敵國明帝懇平以
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强蠕蠕主
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
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
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
大邏便沙鉢略分爲二國大邏便之後爲西突厥焉
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
于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畏
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强盛控絃
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貞觀初頡利又至
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總管張寶相禽頡利獻
焉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
後滋繁分爲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
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被北突
開皇中國亂各自爲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所滅北突厥武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大
殺掠而去契丹武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
榮陷營州自稱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
於西峽石黃麖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刺史陸寶
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
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
之萬榮爲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　杜氏通典　以下北狄

匈奴先祖夏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
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鄰○趙孝成王使李牧

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府幕爲士卒
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
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
謹候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
奴以牧爲性難趨兵亦以爲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
用賞賜願得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
二千匹彀者十萬（彀張也張弓弩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
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
之率衆來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
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奴不敢近趙邊城○秦滅六國使蒙恬收河南地以陰山爲塞築四十四縣因邊山險堑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後爲其太子冒頓以鴈鏑射殺之而自立爲單于（晉秦二世元年）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産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朔那膚施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單于姓攣鞮氏（按後漢史南單于此姓虛連鞮雖恨記有異而其音相類）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犂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者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顏師古曰呼衍即今解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庭而代雲中各介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伯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沮渠姓蓋本匈奴官）漢初定匈奴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歩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連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殺父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信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立爲單于何者貪漢重幣也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抗禮哉高帝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女公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嫚爲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布曰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絶傷痍者面起而噲欲摇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謾欺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奉璽書卑辭謝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文帝苦匈奴爲邊患數聞趙將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爲郎中署長帝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臣大父言

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孫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騎之士）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
入代何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是時匈奴彊
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
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殿掠畜産民
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和輯士卒起破傷
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
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性乃將吏之制巧也
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

安邊境立功名在於長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以蠻
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
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
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
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
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
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
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射（騎射謂
善者發矢道同的（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笥（以木皮
以木板爲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交接去就相薄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給爲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緊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衡橫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鑿書籠答焉○武帝即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

數歲即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始以爲不如和親於是下許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王恢以爲門馬邑豪聶翁壹（姓聶名翁壹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不突禁固物謂之闌也）與匈奴交易（私出塞交市也）佯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三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皆實匈奴不輕侵

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匈奴侵益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又曰不然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牧之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悍勇也亟急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以擊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闢地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

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理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竭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音縱）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虜獲也）意者有他非發而深入也將以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其成吾勢以定或營其左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自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誅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爲然而許之誅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輸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逗猶行避也）後數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　伊稚斜單于（單于匈奴之尊號）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也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一名天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音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漢元

符二年 漢使去病迎之昆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耶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絶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漠北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矣 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也而使郭吉諭告烏維單于伊稚斜之子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吸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

後匈奴數使奇兵犯漢邊乃拜部昌爲拔胡將軍及
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主父偃上書諫曰
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
危昔秦皇帝黷食天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
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擧難
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
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
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
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爲境然後
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按史記蒙恬傳云渡河陰山而便云不能踰河而北未詳）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
哉其勢不可也及高皇帝定天下間匈奴聚代谷之
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
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
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　太初
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
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虛朐（虛朐山名光祿城縣之北）
問民疾苦賢良昔言請罷邊戍去戰闢議曰夫匈奴

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卒病則鳥折辟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民罷用多則財之大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以酬遵單于者甚厚然不爲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爲暴害滋甚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入富兵強行行爲寇則何洼之內驚動隴一名西山而上郡以

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衛青出雲中至龍城之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攘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絶羌胡斷其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畜積布野未視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昔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阨殽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脇於田常然紂以天下兼於部薄秦

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
釋遍愛遠猶哭不内定其國西絶淮山與齊晉爭強
也越國乘其疲擊其虚使哭任用子胥修德無極其
衆則何踐不免爲蒋臣何謀之敢虜也夫匈奴之車
器無銀黄系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裙褊襦禁
之制視成而務完男無刻鏤之巧女無綺繡淫巧之
功女無綺繡淫巧之制織纴罷紈之作事省而致用
易成而難弊雖無短戟短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
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乏系首而
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池因水草爲倉庫法約

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
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
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
使也群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
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
弱以存爲亡非一朝爾 宣帝初烏孫昆彌（昆彌亦曰昆莫）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
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本
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
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烏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還降匈奴）及左地貴人共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稍侯狦（山諫反）爲呼韓邪單于（權渠壺衍鞮之弟）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欲令移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爲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諸單于尋罷唯呼韓郅支二單于在）來邊攻呼韓邪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呼韓邪單于自款五原塞願朝（款叩也）甘露三年正月（會正月朔）朝之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稽過所七都都二千騎（要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

爲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于道以爲寵衛）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不令拜）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徐自爲所築者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西北）又轉邊穀米糒（糒乾飯也）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 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

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叛臣（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也）天子采之元帝初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韓邪强盛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即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支遂引兵而西人衆中

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居建昭三年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即康居誅郅支即就湯爲人沈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登視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今郅支單于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晝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烏弋山離數年之間城障諸國危矣且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驅御之令隨從）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障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

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陳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甘延壽陳湯殺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爲湯等矯制興師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障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陷康居五重城搴翕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勳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貴（復償也）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海西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强於大宛郅支之虜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貴斗糧比于貳師功德百之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帝下詔赦之乃封延壽爲義成侯湯爲關內侯　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于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言欲取漢女以爲家壻）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保守也）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以休天子人民（自請守之令無寇盜）天子令下有司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匈頓單于依阻其中

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
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築開少漏而行避狄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
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
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
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
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覆匈奴得蒙全
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
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
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
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
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
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屯非獨爲匈奴而已亦
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
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
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
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相欺侮也往者從軍多沒
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
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
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

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
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
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傜戍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
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
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請求
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
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
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諭單于曰

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
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
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纍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名三陶莫皋）遣右
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
蒲坂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
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
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
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
蕃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
享單于聘貢之質（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

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許護之謀（護許辭許詐裒反）對奏天子從之　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株纍之弟名囊知牙斯）上書願朝五年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今單于上書府帑可且勿許（也亦揔謂地形可不必係于河水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其兩反）何者外

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恃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惡謂威也）其强難詘其和難得往時常居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也在蜀徼外）藉湯如之場（羌屬也藉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大月爲一時）固已孕其庭掃其閭（孕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疎以無

匈奴　三三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捐往辭（言單于因和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貴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乃以制匈奴也夫（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甲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悟而許之　王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資二百日糧同時下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蝨之螫（整式反亦反）也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齊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

起於負海疆境既先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
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
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
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
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
（調發郡國也）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
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
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接之軍出未滿百
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
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鏁薪炭更不可勝（鏁釜
之大口者音富）餐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
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
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
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尾也銜馬尾也）前後
（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
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淺擊且以創艾胡
虜（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

論班固匈奴論曰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昌嘗不運
籌策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
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

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勉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細仲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守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侮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郡謂漢之隴西天水地北郡西河）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云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廼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匈奴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

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

（襲重也重疊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將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撫緩於民遠行貨賂制百姓以奉寇讎信其言寺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味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諭恃一時之事者（諭音偷）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

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也制內外）

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也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絶外内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疎而不戚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絶使曲在彼

蓋聖王制禦蠻夷之常道也

○南匈奴杜氏通典

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者烏珠留之初季父呼都而尸單于時以爲右奧鞮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爲桓兵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爲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太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求内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爲蕃蔽捍禦北虜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漢記十二月癸丑北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蕃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郎將段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伏拜郴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歲盡輒遣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還賞單于以下王侯甚厚歲以爲常北單于使騎擊南

單于敗之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漢屬國都尉所理西河郡縣有美稷鄉蓋其地也）使中郎將段郴擁護之仍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冀鞬曰逐耳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皇太子（明帝也）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于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

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 北虜衰弱臧宮與馬武上書曰今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惰武事乎今將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民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沸睥因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恐傷驛王之陣乎）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貢馬及裘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

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驅縻之義禮無不答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代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賜郅支單于背德被誅）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斬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虜單于輕騎數十遁走是時南部連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千七百十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爲單于將數千人止浦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以塞北地空憲欲結恩北虜乃上書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今朔漠既定宜令大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

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昔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立弘勳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非建策之要也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出屯中山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　順帝永建中去持老尸逐就單于烏稽侯之子名休利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圍美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　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

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叛自知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權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志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宜務所長以觀其變該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帥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　晉武帝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魏初入寇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岸非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狄庭矣宜及吳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徒三河三魏兒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

論范曄匈奴論曰自漢興匈奴强盛爲患窮力殫財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藩衛單于保塞稱蕃故曰邊衛罷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績以更始之亂乃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內慕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敵之衝春落稱臣永爲扞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雖釁隙既深互伺便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弗聞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蹵北追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慴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于當世衰安之議見從于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務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並憤恨之深乎自後經論失方叛服不一其爲疾毒胡

可殫言降及後世詭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謂劉元海等及拓跋氏並都中國）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唐類函卷一百十九

唐類函卷一百二十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山陰何光遠校訂

邊塞部五

烏桓　鮮卑　軻比能　蠕蠕
高車　突厥　鐵勒　薛延陀
庫莫奚　契丹　迴紇

○烏桓（杜氏通典）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　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

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建武中鈔擊匈奴匈奴轉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　二十五年大人郝旦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以爲宜復烏桓校尉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

○鮮卑　杜氏通典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　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陁湯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以受焉　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爲大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丁零東却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爲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之　嘉平六年鮮卑寇三邊

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醜虜而可服乎天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豈與蟲螘狄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失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去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

後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侯秦水廣從（子容反）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至今秦水上有倭人數百户）和光中魁頭與從父弟騫曼（俱檀石槐之孫）爭國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

羅韓亦別擁衆數萬人　魏文帝初步度根部衆稍弱其衆尚餘落保太原鴈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至明帝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鞮縻兩部而已其後步度根竟爲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杜氏通典）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決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部落大人近塞自表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鑿鏤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旃羅尾以鼓節爲進退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漢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盛焉

○蠕蠕（杜氏通典）

蠕蠕而兗反姓郁久閭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大百階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爲氏焉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代王猗

虛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
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
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後魏
獻文帝皇興中其主予成（吐賀眞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
雍上表曰臣聞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戰所
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
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以家產
並至弁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
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由倏忽
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五相圍逼難以制之
晉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
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
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
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
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輕勢之動乃有永逸之益
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即敵多置
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野掠
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
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

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之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救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楊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禮撫循北蕃以拔野置鎮居南與六鎮不齊更立三戍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萬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得不憤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　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配奴寻成弟之子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擒其王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強盛配奴死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侯侯

力發率衆伐之阿那壞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
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壞來奔之後
其從父兄婆羅門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婆羅門爲
主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今武威郡於
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壞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
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壞委
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後何一呼韓得同今美藉聞
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鎮難爲
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七名無結山吐
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
沃阿那壞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
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　時朝廷
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
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弱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又破
高車主喪人離不絕如綖而令高車能終雪其恥復
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頻滅故也然鬬此兩
敵卽卞莊之算得使境土無塵今蠕蠕內爲高車所
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若棄而
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
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輒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由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昔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是繁部落猶衆處處基布以係今主幷高車亦未能一時併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弱唯以掠盜爲資凌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堅立其之憂睚朝伊夕愚謂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良計也若婆羅門能自赴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就敵西北之虜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

一啓脫先據西海奪其鹽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戰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加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門

○高車　杜氏通典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爲狄歷北方以爲敕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焉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異氏奇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自天迎之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爲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嗥本無都統大帥督領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穢猛黨類同心

○突厥　杜氏通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且渠氏（且渠茂虔都虔姑臧阿史那以謂之北涼爲晉所滅）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爲隣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十歲以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十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即其

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可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可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破滅泥孑部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之女二孕而生四男其大而訥都六設衆奉爲主號爲突厥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一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狼種也　唐起義二年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說之令與薛舉絕初

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
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
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頡
利承父兄之資兵馬殭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
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
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
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胡大恩擊
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駝馬數千斤令二國同
於此膠　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
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頓兵於幽州頡利率萬餘騎至

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
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背約深入
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
兩人獨戰若欲兵馬捴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
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
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
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悅
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　八
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于
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師拒戰頡利不

得進屯于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
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
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
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沒斯斬首
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
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詰之曰我與突厥面和
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
親稱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
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縶之於門下
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

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
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
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乃請和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
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
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
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
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我故獨出一以示
輕之又曜軍容使之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虜入
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敗與和則必固制服北狄
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

白馬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來和也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下不以爲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卽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兇虜一者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頡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斯乎　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回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敗而突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與頡利有隙請擊之詔泰武通以幷州兵馬隨便接應三年薛延陀白稱可汗於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頡利每委任諸胡踈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饑用度不給復重歛諸部由是內外多叛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子節出恒安道薛萬淑出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討
設陰泰特勒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
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
蘇密等遂以陷蕭后及楊正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
窴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舉國內
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持節安撫之頡
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恒
安之地斥土界至于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于
從姓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
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

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嘗其家人
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
多麋鹿縱其田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
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
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者皆拜
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始與朝士相半唯
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爲於事
無益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
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
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布五

匹袍一領酋帥悉受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衆益多非國之利　時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師者近萬家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弊日久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兗徐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虛矣唯中書令温彥博議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河南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徐兗則乖物性非含育之道祕書監魏徵奏言北狄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且其代寇中國百姓怨讎若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本土此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本情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柰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百倍居爲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彥博又曰天子於物也如天地覆載有歸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若不加憐念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徵

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必遣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衆歸我援之護之收居內地我指麾之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爲農人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爲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用温彥博計於朔方之地幽州置順化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

府以統其衆　突厥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延陀爲可汗車鼻不能當遂率所部歸于延陀延陀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于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　默啜者骨咄祿之第也篡位自立爲可汗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匹而去忠

義生免中宗令內外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
上疏曰臣聞以蠻夷攻蠻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
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
班傅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捣角之勢也臣又
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
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吏險
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
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杜干年之後可以
久安上覽而善之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城
思言上以思言對賊不俱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
衛大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景雲二
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
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
先請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候氷合渡河時默啜
盡衆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
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
祠為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遥相應
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朔那山北置烽候百八十
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
數萬人初羣議不同睿宗竟從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於城下軍中股慄

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壅門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廻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思歸之心其後常元楷為朔方總管始築壅門○西突厥大邏便木杆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為二大邏便即阿波可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西域諸國皆歸附之　處羅可汗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名處羅會于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酋長射匱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強大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達頭舊為西面可汗初與沙鉢雍虞閭死後自立為步迦可汗遂分為別部因東可汗死後其孫射匱微弱不得志可汗達頭為可汗　代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迂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

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于高昌 會郡處羅磨封歸義郡王俄貢大珠於高祖上勞之曰珠信為寶王但赤心珠無所用不受自處羅朝隋後射匱遂有其地○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薛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起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陽城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並

有殊功煬宮女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 初曷薛那之朝隋也為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薛那之叔父射匱為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

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絛
支巨卯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撫與之幷力以圖北
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
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
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今今
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常今之務莫若達交
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年後中國
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
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戰入寇西蕃路梗由是
未果為婚貞觀元年遣貢珠統侯斤與道立來獻萬
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
國部落咸怨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賀咄侯
屈利啜可汗令分統突厥種類為小可汗及此自稱
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共推泥孰莫賀設為可
汗泥孰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座力特勒避莫賀咄之
難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肆
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肆葉護素悍泥孰
而陰欲圖之泥孰遂適焉者其後設卑達官與突厥
弩失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
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者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

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爲兄弟既被推爲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爲吞河婁拔奚利咄陸可汗明年泥孰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廂各置五大啜管一箭爲左廂號爲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管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以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可汗又建庭於烏孫嶔昌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駮馬結骨火婆獨木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乙毗可汗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茲部喜宜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

○鐵勒　杜氏通典

案乙毗可汗名咄陸名博勒非欲谷設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絶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阿嵯蘇拔也未渴達等三萬餘兵傍嶷海東西蘇路羯三索咽蔑促薛忽等諸姓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振九離伏嗢昏等（嗢烏沒反）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敕勒部鐵勒蓋言訛也

○薛延陀（杜氏通典）

薛延陀鐵勒之別部（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剌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降陀盖其後）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為強族初蠕蠕之滅也並屬于突厥而部落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于始畢在貪汗山者西屬于葉護其主夷男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為毗伽可汗居大漠之

北俱淪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大敗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爾爲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眞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微可汗備親迎之禮會延陀先無府藏調斂其國且行萬里既涉沙磧無水草而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既而聘羊馬損耗將半於是返其使者羣臣或云許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賮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

屢餌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強而北狄弱漢兵千人堪擊眞數萬延陀所以扶服稽顙恣我所爲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爲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倘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陀爲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女妻之大國子壻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謂養獸自噬也今不與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既而李思摩數侵掠之延陀復使思摩至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

之虜已出塞而還太宗以圖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優詔答而止焉

○庫莫奚（杜氏通典）

庫莫奚聞於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皝所破遺落者竄于松漠之間（其地在柳城郡之北）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鈔後魏之初頻爲寇盜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崑五曰室得理饒樂水此即鮮卑故地（名如洛環水盖饒樂之訛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爲其師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

○契丹（杜氏通典）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無禮頑嚚於諸狄最甚後魏初大破之遂逃逝與庫莫奚反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唐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師窟哥率其部內屬以故契丹部爲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寵護東夷校尉官

○迴紇（杜氏通典）

廻紇在薛延陁北境居延澤陵水去長安萬六千九百里勝兵五萬人先屬突厥初有時健俟斤死子菩薩立唐貞觀初與薛延陁俱叛突厥頡利可汗侵其北邊頡利遣騎討之戰于天山大破之俘其部衆廻紇由是率其衆附於薛延陁號為活頡利發仍遣使朝貢貞觀中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百二十餘萬口時諸蕃君長詣闕頓顙請太宗為天可汗制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

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臨統四夷自茲始也傅奕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劉石其酋劉元海覆兩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氏沮渠氏李氏石氏慕容氏佛氏禿髮氏托拔氏宇文氏高氏苻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衽遞據中壤衣冠殄盡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詫(丑亞反)曰當剝虜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羌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原之人衆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衆而弱也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去或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羌分散各還

本部部至數萬故苻姚代興鮮卑既入中國而蠕蠕據其土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發求糧於魏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既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聘蠕蠕女為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為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匹周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長安者恒千數人可汗驕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于突厥遇其喪勞而如其國臣其為夷狄所屈辱也如是天冊萬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匠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愉其解辮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其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徒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若前事之不忘

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皆載用兵人戶凋散以管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則輕於楚漢之侵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虛弊尚祖餧在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帝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毳裘於城邑以羶羶美於童紋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

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不能自振於中國者為以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叛四方嚮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戮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縮綵酋豪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為其用耶當今皇風遐暢普含識革面凡在他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磾盡節以臣愚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克侍子者一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劉起居呪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於嚴尤班固嚴尤議曰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云云呪以爲嚴尤之議辯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爲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爲之勞師其降也不爲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勳仲其欲爲寇盜冠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御戎之上策禁禦之良筭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呪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逞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城役三十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戍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呪故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

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父爭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人告王及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公主不能止趙王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耶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爾且冒頓手刃頭曼射其母而冀其不與外禍爭殆豈不惑哉然則高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苟紓歲月之禍以息兆人之勤爾而天姿豁達不矜智能沈謀內斷衆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疎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縈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爲下策可矣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於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入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啟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貲賜之費傅送之勞尚不計焉皇室淑女嬪於窮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王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不言當往也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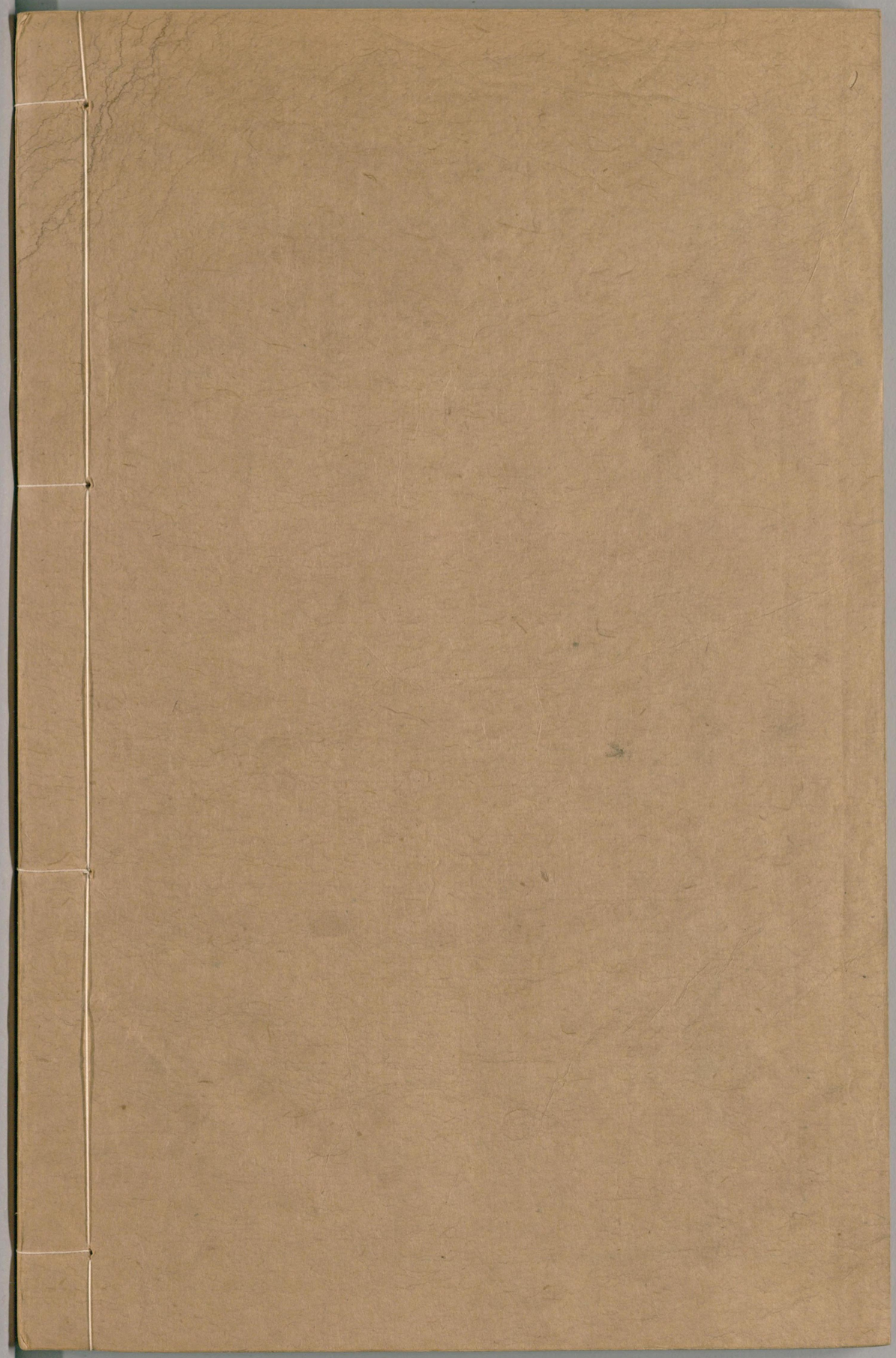
杞用夷禮經貶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爲戎妻（媼烏老反）烝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聾聵之性使漸習華風反令嫉治之姿毀節異類其爲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臣常莫之耻東漢至曹馬招來羌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毳毾之姿遊綾紈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未嘗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

植於三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故夷狄歲驕華夏日蹙當益強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內攻嗚呼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爲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飼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爲而棄同即異與頑用嚚以夷亂華以裔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貶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爲不能臣妾也聖王誠能之而不用爾稱秦氏無策

者謂其攘狄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氏得下策者謂伐胡而人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晁故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識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況於禽獸哉秋乎夫奇貨內來則華夏之情蕩繼踵外散則戎狄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狄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贊幣不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其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百

人體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聲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貢不過梏矢獸皮不爲贊幣不爲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太官之八珍六齊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由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繡而得毛革計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爲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

胡牀食則羌炙貊炙器則蠻盤銅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兇寘之度外譬諸蟲豕在乎庖蝪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既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盡者四夷之滑夏尚矣明達之士論備邊之要無代無之國朝有方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比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吏卒無一罪戾委之鋒刃實爲寃酷薛綜闕上書諫諸葛孔子久在京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易悅華夏服從聲色武窺圖史兼達古今如有劉元海之徒終成大慈劉起居武指云秦逐夷狄出塞限隔華夏是爲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篤論言詳理切度越前古斯仰歎不暇豈敢繁述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唐類函200巻目2巻』　請求記号 032.2-Y961t

ガラス使用